

黄传会

婚约



婚 约

黄 传 会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婚 约
黄 传 会

*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40毫米1/32印张6 字数112,000 插页2

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--3,500 册

ISBN 7-5039-0385-6/I·216

定 价：2.25 元



黄传会 新中国同龄人，生于浙江省苍南县。1969年入伍，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现为北京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。

目 次

婚约·本色·····	1
神火·····	8
别了，仙人岛·····	27
明天开船·····	42
设有靶标的小岛·····	57
窄小世界里的韵律·····	69
红房子·····	81
虎屿之忆·····	99
怪客·····	115
鹿角珊瑚·····	125
带咸味的歌·····	133
一个凝重的夏夜·····	146

婚约·本色

婚约

他是温州兵，听起来蛮洋气的。其实，他们家离温州市还有四百多里路。

家乡那个山窟窟太穷了。兔子不拉屎。好些男人打光棍。兴许是穷怕了，一落地，阿爸为他取名叫孙三碗，每顿有三碗饭吃就满足了。

山窟窟给了他穷，也给了他一副岩石般的身骨。那年海军到县里招收潜水兵，全县只要三名，他验上了。

都说潜水兵专在海底下干活，都说潜水兵每天有红烧肉吃，都说当了潜水兵一辈子在部队拿军饷，都说……山民们按照自己有限的想象，为他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彩色的光环。

对象也匆匆送上门来，是邻村一位大队支书的姑娘。阿妈说，我们穷，连聘礼都拿不出。她爸说，聘礼先不拿，等三碗到了部队以后再说。阿妈说，我们三碗笨，怕攀不起人家姑娘。她爸说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讲客气话见外。

坐了一整天的车到温州，乘了一天一宿的船到

上海，又加一天一宿的船到了青岛。

他成了正儿八经的潜水兵。

最叫人不习惯的是穿水兵服、戴水兵帽。水兵帽上的两根飘带象女孩子的辫子，一有风就要飘起来。穿水兵裤解手要象女人似的从边上解扣，操作起来过于复杂。

顿顿五菜一汤也不习惯，为什么见不到地瓜片、咸鱼干？他的胃囊连石头子儿都可以消化。

每星期还要发两听水果罐头。怕你不吃，发之前上士在盖上敲了几个小眼儿，吃罐头成了一种痛苦，往嘴里送一片桔瓣或者菠萝，他要在心里说一声：“糟塌了！”

这时候，他确切明白了潜水兵也是兵，能提干部一辈子在部队拿军饷的极少，他做梦都不敢想。

当兵的有时候好谈论姑娘。他不敢，可是想听。听着听着，想起了家乡的她，觉得自己欺骗了她。人家是奔他一辈子在部队拿军饷来的，可他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还有那笔聘礼，也筹不起。

于是，他给她阿爸去信（她不认字），老老实实写上，潜水兵也是兵。每个月只有十来元津贴费，四年后还得回山窟窟握锄头柄。

她阿爸回信了，说你吃上了红烧肉，别忘了我们还在啃地瓜片；说你到了大地界，别忘了山窟窟；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女儿蹬了。

他写得越认真，她阿爸越不相信。

老觉得做了一件缺德的事。他很烦恼，就象潜水时信号绳被水草绞缠住了。

第四年的春天，他回老家探亲。家乡变富了。村里也有了专业户。乡亲们也喜欢喝他带回的青岛啤酒。也知道潜水兵也是兵。

他和她阿爸见了面，带去一条金鹿烟，几听罐头，几斤点心，告诉他再几个月就要退伍回山窟窟。她阿爸黑着脸。好象早就有了准备似的，说过去的事父母包办不合新思想，说双方岁数都不大，还说反正也没拿聘礼。末了，烟没收，罐头、点心也没收。

他痛苦了几夜，突然特别渴望起那位连见都没见过的姑娘，想象她的腰一定很细，脸一定很白，眼睛一定是双眼皮的。归队时，阿妈暗暗在抹泪。

不过，心里终归踏实了。

那天傍晚，正在涨潮，海风特别凉爽。分队长找他谈话，谈到组织上准备把他转为志愿兵，问他愿不愿干，他的心怦怦直跳，连忙狠狠拧了一把大腿上的肉，看自己会不会是在做梦。

志愿兵，戴大盖帽，起码可以在部队干十五年。他有点牛皮起来，给家里写了封信，让苦命的阿爸阿妈乐一乐。

不知怎么，她阿爸也听说了，来了信，信写得很火，指责他骗人，指责他要了小手腕，强烈要求他同他的女儿破镜重圆。

这叫什么破镜重圆？他没料到她阿爸会这样说。一气之下，连信都没回。

更叫他没料到，她阿爸竟带着她风风火火赶到部队来了。

码头上刮起了十级大风。

有的说他聘金已经给了人家。

有的说他探家时同人家亲过嘴。

“陈世美”的词都用了。

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。他一下瘦了十好几斤，两个眼窝深深陷了进去。象那些犯了男女作风错误的人一样，老是耷拉着脑袋。

很多领导很恼火，认为他是受了西方什么派的影响。

那天傍晚，也正在涨潮，海风也特别凉爽，分队长找他谈话，明确指出路只有两条可走：或破镜重圆，马上结婚，志愿兵还可以保留；或当“陈世美”，处理回家。

他三天三夜没合眼，选了第二条路。

她阿爸带着她走了。

一个月后，他也打着背包离开了青岛。

好些人骂他傻。白送的老婆不要。志愿兵不要。非要回山窟窟。

他走了，给大家留下了一个谜。

本 色

还是这个问题：当兵的有时候好谈论姑娘。

或许是世界观还改造得不够彻底；或许是年轻小伙子都有这种爱好；或许是……这个问题尚有待于政工干部和心理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。

他也是这个问题的业余爱好者。老兵了，脸皮

厚，一谈起来眉飞色舞，明目张胆。遗憾的是他还没找到对象，因而缺乏一种实践经验感。

他不在场时，大家帮他分析了一下：一是一米六六的个头矮了些；二是脸上五官的布局尚不够合理；三是父母长期有病，家境平平。

据他的老乡透露，他私下曾哀声叹气悲观过，甚至做好了一辈子打光棍的准备。

八月，九号台风袭击山东半岛。风狂。雨骤。好些地方都淹了。

他们分队奉命前往郊区抢险。小挂机在浪滔中穿行。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连续八次跳入水中，挽救了七名群众的生命，荣立了二等功。

报社记者采访来了，很快写出了通讯，很快见了报。

他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，成了红人。

先是有单位请他做报告，老山英模报告团不好请，他这种规格好请。小学。中学。工厂。部队。报告完了，还有人递上笔记本要他签名留念。

紧接着是来信。山东。河北。黑龙江。海南岛。都有。

姑娘们也来信。好几封还夹带照片，或黑白，或彩色。

有人替他高兴：副班长这下子可以随便挑了。

有人感到嫉妒：这小子馋猫掉进了鱼缸里——逮着了。

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，有些激动，又有些紧张，他把照片全部交给指导员。指导员说这些是寄给你

个人的，组织不干涉，你自己处理。

他只好写回信。从军队的宗旨讲到军人的职责，从雷锋讲到老山前线。最后，还不忘加上一句：让我们在四化的大道上共同前进吧！
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照片依然寄来。

那天开完班务会，通信员给班里送报，给了他一封信，信里又是一张姑娘的彩照。瓜子脸，柳叶眉，姑娘长得俊极了。他仔细端详了一番，显得很遗憾地说，这些妹子一个赛过一个，要不是我老家已经有了的话，我真要挑她一个。

大家先是一怔，随即哄堂大笑，没有一个相信的。

他打开抽屉，真从影集里抽出一张姑娘全身照，颇为得意地摆在桌面上。最有说服力的是照片的下端印有他湖南老家那个县照相馆的名称。

不愧是个老潜水兵呵，善于水下隐蔽，“不见鬼子不拉弦”。

他让连里的“两用人材”们，将照片翻印了十来张，再遇上那些有什么点意思的姑娘，婉言谢绝，附上一张对象的照片，并谦虚地写上：欢迎批评指导！

潮涨潮落。转眼到了老兵退伍。

退伍名单上有他的名字。二等功也得走。

这是在部队的最后一顿晚餐。官兵同乐，倾诉离别之情。菜是四凉六热，酒是青岛啤酒。

菜吃得差不离了。

酒喝得直打嗝。

他突然站了起来，涨红着脸，说，弟兄们，明天就

要走了，借这个机会，我说几句。其它的不罗嗦，我只想声明一下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象。

有人大声起哄，喝醉了！喝醉了！那照片上的湘妹子是谁？

他的腮帮子在微微颤抖着，显得十分激动。他说，我欺骗了大家，照片是借的，那上面的妹子是我弟弟的对象，我不采用这种战术，实在抵挡不住一些姑娘的进攻。我知道，姑娘们给我寄照片，说爱我的话，是出于对解放军的崇拜，是爱的英雄。我什么水平，吃多少干饭，自己最有数……停了停，他又说，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要，包括爱情。

饭堂里鸦雀无声，随即又爆发起一阵潮水般的掌声。

他端起桌上那碗泛着白色泡沫的啤酒，一仰脖，咕噜咕噜，一饮面尽……

（《文汇月刊》1987年第2期）

神 火

大风已经整整刮了七天，可怕的是丝毫没有停的意思。

岛子显得更加小了。

帐篷成了一把孩儿们用的小雨伞。

我们呢，四个堂堂的男子汉，仿佛也变小了，小得象是四只黑蚂蚁。

三个月前，我们这支由四人组成的小分队，来到了这个无名小岛上，在这里第一次升起了我们人民共和国那面红色的旗帜。

一个庞然怪物卧伏在岛子西头两百米远的礁盘上，那是一艘被废弃的外国破商船。五年前，一场大风暴使得它最现代化的导航设备失去了灵性，它搁浅在这里。舱内的机器和仪表已被拆卸一空，但是，它的船壳将连同它的不幸永远地留在这里。刚上岛时，由于帐篷没有搭好，我们曾经在它上面的驾驶室里度过了三个夜晚。

蓦地，在破商船的前甲板上，出现了一个钉子般大小的人影，我知道那准又是孙大明。虽然隔着两

百多米的距离，可我感觉得出他此时的神态。这个身材魁梧、红脸膛、壮得象一头牛似的孙大明，此时一定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两眼一眨不眨地在海面上搜寻着。早晨，我用收发报机和水警区联络完后，告诉过他由于风浪太大，今天替我们送生活用品的补给船仍来不了，看来他并不死心。他在波谷浪尖间搜寻着，企望着能发现补给船的影子。

离七月六日——军事院校招生考试的日期只有五天了。大风仍在一个劲儿地刮着，它一点儿也不着急。它实在是不理解已经是坐立不安的孙大明此时的心情。入伍前，孙大明参加过全国高考，曾以一分之差落选，够“悲剧”的。去年，他憋着气准备了一年，可在临考的前一天，由于到海上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，误了考期。今年，他又进行了紧张的准备，他准备得够苦的，我们上岛以后，没见他歇过一个午休，只要一有空，他便捧着书本“啃”起来。这回，总该不会又黄了。

呵，大风，请赶快停息吧，好让补给船能早点将他捎下岛去。

孙大明快到开饭时才从破商船上下来。到海边巡逻的分队长和朱阿银也回来了。

从浙南农村入伍的朱阿银，身材矮小，瘦骨伶仃，老给人一种没吃饱的感觉。叫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他在当兵前就已经娶了媳妇。去年冬天，他们家的房子被台风刮倒，领导上给了他十天假，让他回家处理一下。没想到归队不久，他媳妇便“有喜”了。孙大明当面笑过他几次，说他是“因祸得福”，捞一把。

朱阿银他们家乡“男尊女卑”特别厉害，他最担心的是他老婆给他生个女的。

晚饭后，风刮得大了。我们搬来了一些大块的珊瑚石，压在帐篷四角的绳索上。又在帐篷周围垒起一道半人高的防水墙。放在海边的那只小舢板也被拉到沙滩上。分队长还特别关照我，万一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保护好收发报机。

摸不清是半夜里几点钟，我被一阵可怕的声音所惊醒。我睁开眼，一骨碌坐了起来，已分不清哪是雨声，哪是风声，只觉得头顶象有一千只小鹿在奔跑，帐篷外象有一万面铜锣在鸣响。

“快起来？都起来！快！”黑暗中传来了分队长的吼声。

分队长正死命地顶着帆布门，门外象是有一只魔手在和他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抗争。门忽儿被魔手推开，又忽儿被他顶住。我一下扑了过去，帮分队长顶住了门。

“……来呀！……快……来人……”另一角，朱阿银在吃力地喊着，我一看，帐篷的一角已被掀开，朱阿银和孙大明正和狂风搏斗着。

狂风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，象一群匪徒似地窜了进来，暴戾地呼啸着，四下扫荡着。

我觉得整个帐篷开始在向上顶，身子也象被谁托举着似的变得轻了……

“危险！……放开手……都放开手……”骚乱中传来了分队长的声音。

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感到身子猛地一沉，帐篷

已给整个掀掉，狂风挟着帐篷，向着黑色的夜空逃去。

海面上象有千万只狮子在狂奔。

雨鞭肆无忌惮地抽打着我们。

我们相互喊着名字，在黑暗中找到了一起。

分队长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，蓦地，他一挥手，象将军似地下达了命令：“撤！快往破商船上撤！”

这时候，对任何一种命令都不允许你有半点的思考和迟疑。我们扛起枪支弹药、吃的喝的、铺的盖的（我当然是重点保护收发报机）……一趟趟朝着海边奔去，把他们放在小舢板上。

踏着齐腰身的海水，我们象一把把强弓似的倾斜着身子，用肩膀顶着小舢板，在珊瑚礁盘上艰难地行进着。每前进一米，都要付出我们极大的力量，好几次，我们差点被凶恶的风浪吞噬掉。但，我们终于胜利了，你看，舢板已靠到了破商船旁……

二

我慢慢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吃力地回忆着昨天夜里我们是怎样来到船上的，又怎样睡到这里的……这里原来一定是个十分阔气的驾驶室，只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。舱壁上用红漆写着一行英语，我猜想可能是那位不幸的船长在最后离船时留下的，译成中文也许应该是：“再见吧，我的宝贝！”

孙大明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席上，他那时断时续的鼾声中，好象还夹杂着淡淡的忧愁。朱阿银则蜷

着身子，象一只大青虾似的，他的眉头微微蹙着，难道他在睡梦中还在惦念着他那即将分娩的妻子是生男还是生女？唉，分队长呢，分队长的铺上怎么空空的？

“起来吧，起来活动活动。”分队长背着枪从前甲板走了进来。在我们感到最疲劳的时候，他却默默地把站岗的任务全部承担了。

“小李子，给大家准备点吃的。”分队长一边用布擦着枪刺上的露水，一边对我说。

我把煤油炉和装着水的塑料桶、装着大米的铁皮箱子搬到了甲板上。

雨停了，风比昨夜减弱了一些，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。海面上的开花浪已经变成了涌，象一座座坡度缓平的山丘在移动。开船的都知道，这涌比浪要厉害得多。站在甲板上，如同站在一座六层楼的房顶上，从这里俯视无名岛，无名岛显得更加小了。

就在这时，朱阿银慌慌张张地从后甲板跑来，他面无血色，语无伦次地嚷着：“……快，分队长……有情况……底下……快……”

分队长对我和孙大明喊了声“带上武器”，便跟着朱阿银往前走。

顺着梯子，我们下到后甲板，然后又沿着通廊，走到一间船员的住舱前。

朱阿银用手指着：“里面……里面……”

我和孙大明几乎是同时拉响了枪栓。

分队长一脚踢开门，我们同时冲了进去。可是屋里除了一张单人床的铁架子外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